

家门口的一筐桃

◎ 魏京珍

清早出门，傍晚回家，简单的生活比钟表还有规律。一日回家打开门，看到迎面桌上摆着一筐桃。“哪来的？”我问前脚进来的儿子。“不是你买的吗？我看放在咱家门口，就搬进来了。”“不是咱家的，快放回去吧。”

我买的東西肯定跟我一起回家啊，桃又没长腿，怎么会自己提前跑上楼？从装桃的筐来看，不像网购的。老公刚出远门，今天回不来，肯定不是他买的。双方老人离得远，临时过来的可能性也不大。闺蜜送的？应该也不是，前天才见面，她给的瓜我还没吃完呢！翻出手机看看，也没有任何线索，到底是谁放的呢？先不管了，儿子把桃放回原位，我们娘俩先找食吃。甭管是谁的，只要还放在原处，就不耽误人家拿走。

吃饱喝足了，我开门一看，那筐桃还在。会是谁的呢？只好接着想。最有可能是西边邻居家的。我们住得最近，门挨门，楼道里放点

儿东西很正常；也可能是物业或保洁人员的，买桃后路过这里，临时有事就放下了；还有一种可能，有人走错了楼，以为这是自己家，东西放门外，等着家人来开门搬进去……反正，不如再等等看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再看，那筐桃还放在那里。我忍不住给西边邻居家的女主人发去消息：门口的桃是你家的吗？对方可能在忙，半天没有回话。耐不住性子的我又给他家的男主人发了同样的一条消息，这次得到了回复：不是我家的，是你家的。

啊？真是我家的？正不解中，第二条消息又传过来：东边邻居家的大姐送的，中午你家里没人，就放门口了。

原来如此，我赶紧把桃又搬进了屋里，重新放到桌上细细打量。粉白水嫩的大蜜桃，裹着洁白的泡沫网套，在筐里排得整整齐齐，满满当当，每个都有七八两重。我急忙

给东边邻居家的大姐发去消息，向她致谢。大姐爽快地说，今天树上新摘的，送给你们尝尝，别客气。

大姐一家住东边，和我们隔着一条走廊。之前她在小区的群里卖过蟠桃，自家地里的，价格便宜，质量也好，尝过的人都赞不绝口。我们白天大多在忙，等我看到群消息时，桃子已被抢购一空，当时也没往心里去。想不到，现在大姐专门送来了一筐桃，这样又大又好的蟠桃，一大筐也要不少钱吧？我估算着数，给大姐发去了一个红包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“大姐，做生意都有本钱，红包收了吧。”“我送给你吃的。”“你不领，我可不吃啊。”“你这是干嘛？送的就是送的，不要钱！”大姐说着说着有点恼了，吓得我急忙改口：“这桃我收下了，谢谢好大姐。”看我不再提钱，大姐才又乐了：“必须得收了。把桃拾出来，筐放在走廊上就行了。咱们住在一起就是

缘分，别客气啊！”

这时，西边邻居家女主人的信息跳了进来：不好意思，刚看见。桃是东边邻居家的大姐送给咱们的，你家一筐，我家一筐。此时，再说什么都多余了。我把筐子放回走廊，再进屋拿起硕大的蟠桃洗净，每人一个肯定吃不下，于是用刀切成几块，和儿子分食。桃子熟得正好，软硬适中，皮薄汁多，口感细腻，一直甜到了心里头。

发出去的红包，第二天系统自动退了回来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依旧每天早早出门上班，大姐依旧晚上出去跳舞，我俩仍然没有见面。

我把桃子送给老妈几个，也拿给同事几个，同他们一起分享沁人心脾的甜蜜，也一遍遍讲述家门口一筐桃的故事。这故事如一股暖流，滋养着用心聆听的人，再由他们将养分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
船舫尤闻笛月影过昌州

◎ 陈斌

中秋、国庆假期的一日傍晚，得闲来到位于网红打卡地的荣昌“中国夏布小镇”，

只见人头攒动，古朴的建筑流光溢彩，无数佳人身着汉服唐装婀娜漫步，耳畔是曼妙的音乐声，“一把折扇成群的蝴蝶飞过，三尺夏布唐宋的美人婀娜，安陶朱砂点燃了多彩岁月……”这个浪漫的小镇，流淌着梦幻般的神韵，于古朴中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生机。

穿过河畔的“荣昌历史文化长廊”，濛溪河在这里静静流淌。这一段河流的河面宽阔，跨河建有两座桥，一座是汽车通行的“联升大桥”，系现代建筑；一座是市民休闲的“联昇廊桥”，是一座复原修建的仿明清建筑。“联昇”得名于民间传说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《荣昌地名故事》一书介绍，相传此地因清代有一书生，连科及第，乡民以此为荣，故称为“联昇”，沿用至今。国家推行规范汉字后正式名称为“联升”。

荣昌在今年中秋、国庆假期开展“千年荣昌 品味巴蜀”系列活动，夏布小镇、“联升”桥地段的廊桥及濛溪河面成为市民休闲、娱乐的好去处，尤其是夏布小镇段的濛溪河面上，八艘游船一字排开，七艘竹筏龙头昂扬串联起龙身龙尾，还有一艘花船五光十色，煞是好看。

入夜时分，我们一行从码头登船游濛溪河，只见两岸霓虹闪烁，美不胜收，夜幕中的跨河廊桥在流光溢彩的映衬下格外妩媚。游船缓缓前行，一阵清风吹来，好不让人心旷神怡；不远处在花船上，声声欢笑中佳人身着汉服翩翩起舞，琴瑟箫笛间，一幅盛世荣昌大美昌州图徐徐展开。船工划动船桨，水面泛起斑驳的涟漪，多彩的生活折射出荣昌人民满满的幸福时光。

游船行至荣峰河汇入濛溪河的交汇处，人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聚焦到左侧，与濛溪河流向呈“丁”字型的荣峰河在此汇入。为做好城市防洪、河流蓄水及景观营造工作，荣昌在此段河流建了钢坝闸门，自动调节河流的溢流量，高坝飞瀑成为一景。沿河有诸多诗赋雕刻，自然风光与人文遗存浑然一体，形成了荣峰河湿地文化生态景区。此景区被列入水利部“国家水利风景区”名单，多次入选“最美家乡河”。今年中秋、国庆假期，荣昌又在此段河流布置了两组固定在河面上的浮动彩灯花船，其造型新颖别致，既有嫦娥奔月、玉兔呈祥等神话故事元素，又巧妙融合了夏布、折扇、陶艺、海棠等地域人文元素，颇受市民青睐，人们纷纷来此拍照打卡，留下美好的瞬间。

游船路过状元第，前方就是观音桥。由于河道管理的规定，游船在此折返。为便于游客观赏夜幕中观音桥的曼妙身姿，船工在此缓缓划动船桨，游船慢慢行进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。这座观音桥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虽历经数百年风雨，仍保持着古朴的风貌，以坚固的身躯迎送过往行人。此桥始建于明代正德三年（1508年），重修于清代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全长90米，宽2.4米，桥面用石板梁铺就，每块石头素面无饰，整座桥线条流畅，结实厚重。据《荣昌县志》城郭桥录记载，观音桥的桥名、桥碑题字均出自荣昌文化名人李少白之手，“观音桥”三个大字笔法雄劲、浑厚。如今，这座观音桥历经沧桑岁月岿然不动，在斗转星移间融入了现代人的都市生活，实现了时代与历史的完美结合。

游船迎着“联昇廊桥”回返，夜幕中，横跨濛溪河的廊桥显得既妩媚又刚健，或许她正在积蓄力量，迎接明天的朝阳！



一碗牛肉面

◎ 张进才

接连几天的寒潮过后，街上的商店早早地关门闭户，只有东街的那家牛肉面馆还在营业，排气扇在暮色中不断排出热腾腾的白气。

一位老人拄着一根木棍，手里提着一袋小白菜，颤颤巍巍地走到这家面馆的门前。他头上的黑色毡帽和身上的草绿色棉衣上，已经落了雪。老人嘴里呵着阵阵白气，怔怔地看着塑胶门帘，似乎想看透帘内的情况，可惜什么也看不见。

老人一大早就来到菜市场卖菜。也许是今天确实太冷了，来买菜的人很少，连几个老顾客也没来。他蹲在街角，守着一袋又鲜又嫩的小白菜，大半天也没有卖出一棵。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女人走过来，看了看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这菜真好，可惜我今天买了很多菜，只能明天再买了。”老人连忙说可以便宜点，女人还是要走。老人冲着她的背影说：“不要钱，送给你吧！”女人停下脚步，回头惊讶地看着一脸沧桑、衣着陈旧的老人。

“送给你，反正也卖不掉。”老人真诚地说。

女人犹豫了下，客气地笑了笑，还是走了。

家里的水管漏水，水管埋在地下，得刨开土翻找漏水处，是个不小的工程，我决定去劳务市场找个小工来干这活儿。

刚到劳务市场，就看到路边蹲着一个人，穿着一身迷彩服，一看就是等活儿的。我原来听一位曾在劳务市场蹲活儿的亲戚说过，劳务市场也是个江湖，要是没人领路，新人去劳务市场蹲活儿，即使有人想用你，也会被劳务市场上的老江湖把活儿抢走。

这次去劳务市场，我偏找新人。

这个“迷彩服”看着老实巴交，一个人蹲着，肯定是新人，我决定就用他了。于是我过去告诉他，我家水管漏水，主要是刨土的活儿，用不了半天时间，报酬是两百元。

“迷彩服”听了忙摆手，还未等他说话，我心里就明白了，他这是怕抢了别人的活

下午过后，市场上已经空无一人。老人只好提着白菜，拄着木棍，拖着冻得僵硬的腿离开。雪花开始飘飞，寒风阵阵，饥饿和寒冷不断地袭击着他。

回家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，要是能先吃碗面填饱肚子就好了。老人站在面馆的门口想。

“老人家，要吃面吗？”塑胶帘子掀开了，一个三十岁开外、微胖的男人探出头，冲老人问。他是这家面馆的老板。“我、我的菜给你换、换一碗面，可以吗？”老人冻得说话有些口齿不清，刚刚说完，他就有些后悔，这是一家牛肉面馆，自己的是小白菜，而且放了大半天了，人家会要吗？他想起有一次，也是菜没卖完，他送到一家店门口，刚想开口问问店主要不要买菜，店主就递给他一元钱，忙不迭地说：“老头，赶紧走，不要妨碍我做生意。”

人老了，就遭人嫌吗？他没有接过那张钱，努力直着身子离开了。

“老人家，外面这么冷，快进来。”老板说着话跨出了门槛，扶着老人，把他带进了店。顿时，一股温暖包围了老人。

店不大，只有十余个座位，几个顾客正

错找的“小工”

◎ 李秀芹

儿。我赶忙说：“水管漏了，现在关了总阀门，我们那一片区域都停水了，必须尽快修完。这些人里面，我就看你面相老实，别人我不敢用，怕他们坑我，你就算帮我个忙吧。”

我怕他嫌钱少，又改口说：“麻利干的话，顶多两个小时，我给你二百元。”说完，我拽着他就走，他拗不过我，便骑着摩托车跟着我走了。

到了我家后，他检查了水管，发现了大门口外一米处，有处地方特别显，他断定是这里的水管漏了，于是用镐头刨开，果然是此处。他帮我换好水管，前后没用一个小时。

我拿出一百元给他，他说啥也不收。我心想，算我看走眼了，看着人老实，胃口倒不小，一个小时不到，还想要二百元不成？我虽然和他讲好的是给二百元，但工程量比预计

的少，一小时一百元可以了。

我不想给二百元，他坚决不收一百元，我正在为难时，他推起摩托车作势要走。

我赶紧把一百元塞进他的兜里，他又递给我了，说：“这钱我不收，我不是在劳务市场打零工的，是站在那里等人的。看您一个老人家，着急找人帮忙修水管，推辞不过，便跟着来了。”

这时，他接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有人大声喊他：“孙总，这批货发给老总吗？”他回道：“这就回去，等我回去再说。”原来，他是个工厂的老板。我非常不好意思，连连感谢加道歉，他笑着说：“没事的，反正我每天都要去健身房锻炼一小时，今天就当我已经锻炼了。”说完，他骑着摩托匆匆走了。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你要写清晨渐凉的秋风，你要写薄暮如烟的秋雨，你要写母亲叮嘱你加的衣，父亲放进你包里的伞。

你要写山峦间晕染的秋色，你要写泉石上弄影的秋月。

你要写叠翠流金的湖光，时鸣林涧的山鸟。写红了脸的枫和白了头的荻，写报秋的落叶和南飞的雁，甚至是一朵烂漫的菊。

你要写秋风，就不能只写秋风。

你要写湖面皱起的褶，你要写树梢弯下的腰，你要写树叶唱起的歌和坠落时的最后一支舞蹈。

你要写翻了身、又打了滚儿的云，写被卷起又拍下的浪，写总是走在前面的发梢和雀跃的裙角。

要写古刹飞檐下的铃儿叮当，写江船上意气风发的帆，晴空下排云而上的鹤。

还要写盼不来的家书，留不住的故人，说不尽的玉关情。

你要写秋雨，就不能只写秋雨。

你要写红藕香残玉簟凉，你要写泣露的银杏，写憔悴损的黄花。

你要写残荷的呓语，暗涨的秋池，写与挚友西窗对坐，剪烛夜话。

你要写一声梧叶，两窗芭蕉，三更归梦，还要写冉冉物华休，相思隔重山。再写枕上十年事，往来成古今。

你要写秋色，就不能只写秋色。

要写乡关，写故国，写人事代谢中的沧桑与无奈。

要写碧云天、黄叶地，写独倚高楼的伊人，把盏远眺的将士，写不解语的西风，理还乱的枯藤。

你可以写红衰翠减，悲叹寂寥，也可以写橙黄橘绿，尤胜春朝。

甚至是一霎鸟啼，一瞥鹭影，抑或是穿过夜色落在客船上的钟声。

你要写秋月，就不能只写秋月。

要写阴晴，写圆缺，写千载之前，千里之外，皆可共此一轮婵娟。

你要写大漠沙如雪，燕山难越，也要写对影成三人，孤怀难遣。

写捣衣声、玉笛声、箫声，写二十四桥，离人心上秋。

再写杯中月不谙离恨，且独自饮尽这一盏悲欢。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要写感怀，写思念。你要写踏秋风而放歌，沐秋雨而骋怀。

你要写万山红遍，秋色尽染，谁在月光里题一纸红笺。

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

◎ 陆磊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你要写清晨渐凉的秋风，你要写薄暮如烟的秋雨，你要写母亲叮嘱你加的衣，父亲放进你包里的伞。

你要写山峦间晕染的秋色，你要写泉石上弄影的秋月。

你要写叠翠流金的湖光，时鸣林涧的山鸟。写红了脸的枫和白了头的荻，写报秋的落叶和南飞的雁，甚至是一朵烂漫的菊。

你要写秋风，就不能只写秋风。

你要写湖面皱起的褶，你要写树梢弯下的腰，你要写树叶唱起的歌和坠落时的最后一支舞蹈。

你要写翻了身、又打了滚儿的云，写被卷起又拍下的浪，写总是走在前面的发梢和雀跃的裙角。

要写古刹飞檐下的铃儿叮当，写江船上意气风发的帆，晴空下排云而上的鹤。

还要写盼不来的家书，留不住的故人，说不尽的玉关情。

你要写秋雨，就不能只写秋雨。

你要写红藕香残玉簟凉，你要写泣露的银杏，写憔悴损的黄花。

你要写残荷的呓语，暗涨的秋池，写与挚友西窗对坐，剪烛夜话。

你要写一声梧叶，两窗芭蕉，三更归梦，还要写冉冉物华休，相思隔重山。

再写枕上十年事，往来成古今。

你要写秋色，就不能只写秋色。

要写乡关，写故国，写人事代谢中的沧桑与无奈。

要写碧云天、黄叶地，写独倚高楼的伊人，把盏远眺的将士，写不解语的西风，理还乱的枯藤。

你可以写红衰翠减，悲叹寂寥，也可以写橙黄橘绿，尤胜春朝。

甚至是一霎鸟啼，一瞥鹭影，抑或是穿过夜色落在客船上的钟声。

你要写秋月，就不能只写秋月。

要写阴晴，写圆缺，写千载之前，千里之外，皆可共此一轮婵娟。

你要写大漠沙如雪，燕山难越，也要写对影成三人，孤怀难遣。

写捣衣声、玉笛声、箫声，写二十四桥，离人心上秋。

再写杯中月不谙离恨，且独自饮尽这一盏悲欢。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要写感怀，写思念。你要写踏秋风而放歌，沐秋雨而骋怀。

你要写万山红遍，秋色尽染，谁在月光里题一纸红笺。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你要写清晨渐凉的秋风，你要写薄暮如烟的秋雨，你要写母亲叮嘱你加的衣，父亲放进你包里的伞。

你要写山峦间晕染的秋色，你要写泉石上弄影的秋月。

你要写叠翠流金的湖光，时鸣林涧的山鸟。写红了脸的枫和白了头的荻，写报秋的落叶和南飞的雁，甚至是一朵烂漫的菊。

你要写秋风，就不能只写秋风。

你要写湖面皱起的褶，你要写树梢弯下的腰，你要写树叶唱起的歌和坠落时的最后一支舞蹈。

你要写翻了身、又打了滚儿的云，写被卷起又拍下的浪，写总是走在前面的发梢和雀跃的裙角。

要写古刹飞檐下的铃儿叮当，写江船上意气风发的帆，晴空下排云而上的鹤。

还要写盼不来的家书，留不住的故人，说不尽的玉关情。

你要写秋雨，就不能只写秋雨。

你要写红藕香残玉簟凉，你要写泣露的银杏，写憔悴损的黄花。

你要写残荷的呓语，暗涨的秋池，写与挚友西窗对坐，剪烛夜话。

你要写一声梧叶，两窗芭蕉，三更归梦，还要写冉冉物华休，相思隔重山。

再写枕上十年事，往来成古今。

你要写秋色，就不能只写秋色。

要写乡关，写故国，写人事代谢中的沧桑与无奈。

要写碧云天、黄叶地，写独倚高楼的伊人，把盏远眺的将士，写不解语的西风，理还乱的枯藤。

你可以写红衰翠减，悲叹寂寥，也可以写橙黄橘绿，尤胜春朝。

甚至是一霎鸟啼，一瞥鹭影，抑或是穿过夜色落在客船上的钟声。

你要写秋月，就不能只写秋月。

要写阴晴，写圆缺，写千载之前，千里之外，皆可共此一轮婵娟。

你要写大漠沙如雪，燕山难越，也要写对影成三人，孤怀难遣。

写捣衣声、玉笛声、箫声，写二十四桥，离人心上秋。

再写杯中月不谙离恨，且独自饮尽这一盏悲欢。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要写感怀，写思念。你要写踏秋风而放歌，沐秋雨而骋怀。

你要写万山红遍，秋色尽染，谁在月光里题一纸红笺。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你要写清晨渐凉的秋风，你要写薄暮如烟的秋雨，你要写母亲叮嘱你加的衣，父亲放进你包里的伞。

你要写山峦间晕染的秋色，你要写泉石上弄影的秋月。

你要写叠翠流金的湖光，时鸣林涧的山鸟。写红了脸的枫和白了头的荻，写报秋的落叶和南飞的雁，甚至是一朵烂漫的菊。

你要写秋风，就不能只写秋风。

你要写湖面皱起的褶，你要写树梢弯下的腰，你要写树叶唱起的歌和坠落时的最后一支舞蹈。

你要写翻了身、又打了滚儿的云，写被卷起又拍下的浪，写总是走在前面的发梢和雀跃的裙角。

要写古刹飞檐下的铃儿叮当，写江船上意气风发的帆，晴空下排云而上的鹤。

还要写盼不来的家书，留不住的故人，说不尽的玉关情。

你要写秋雨，就不能只写秋雨。

你要写红藕香残玉簟凉，你要写泣露的银杏，写憔悴损的黄花。

你要写残荷的呓语，暗涨的秋池，写与挚友西窗对坐，剪烛夜话。

你要写一声梧叶，两窗芭蕉，三更归梦，还要写冉冉物华休，相思隔重山。

再写枕上十年事，往来成古今。

你要写秋色，就不能只写秋色。

要写乡关，写故国，写人事代谢中的沧桑与无奈。

要写碧云天、黄叶地，写独倚高楼的伊人，把盏远眺的将士，写不解语的西风，理还乱的枯藤。

你可以写红衰翠减，悲叹寂寥，也可以写橙黄橘绿，尤胜春朝。

甚至是一霎鸟啼，一瞥鹭影，抑或是穿过夜色落在客船上的钟声。

你要写秋月，就不能只写秋月。

要写阴晴，写圆缺，写千载之前，千里之外，皆可共此一轮婵娟。

你要写大漠沙如雪，燕山难越，也要写对影成三人，孤怀难遣。

写捣衣声、玉笛声、箫声，写二十四桥，离人心上秋。

再写杯中月不谙离恨，且独自饮尽这一盏悲欢。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要写感怀，写思念。你要写踏秋风而放歌，沐秋雨而骋怀。

你要写万山红遍，秋色尽染，谁在月光里题一纸红笺。

你要写秋天，就不能只写秋天。

你要写清晨渐凉的秋风，你要写薄暮如烟的秋雨，你要写母亲叮嘱你加的衣，父亲放进你包里的伞。

你要写山峦间晕染的秋色，你要写泉石上弄影的秋月。

你要写叠翠流金的湖光，时鸣林涧的山鸟。写红了脸的枫和白了头的荻，写报秋的落叶和南飞的雁，甚至是一朵烂漫的菊。

你要写秋风，就不能只写秋风。

你要写湖面皱起的褶，你要写树梢弯下的腰，你要写树叶唱起的歌和坠落时的最后一支舞蹈。

你要写翻了身、又打了滚儿的云，写被卷起又拍下的浪，写总是走在前面的发梢和雀跃的裙角。

要写古刹飞檐下的铃儿叮当，写江船上意气风发的帆，晴空下排云而上的鹤。

还要写盼不来的家书，留不住的故人，说不尽的玉关情。

你要写秋雨，就不能只写秋雨。

你要写红藕香残玉簟凉，你要写泣露的银杏，写憔悴损的黄花。

你要写残荷的呓语，暗涨的秋池，写与挚友西窗对坐，剪烛夜话。

你要写一声梧叶，两窗芭蕉，三更归梦，还要写冉冉物华休，相思隔重山。

再写枕上十年事，往来成古今。

你要写秋色，就不能只写秋色。

要写乡关，写故国，写人事代谢中的沧桑与无奈。

要写碧云天、黄叶地，写独倚高楼的伊人，把盏远眺的将士，写不解语的西风，理还乱的枯藤。

你可以写红衰翠减，悲叹寂寥，也可以写橙黄橘绿，尤胜春朝。

甚至是一霎鸟啼，一瞥鹭影，抑或是穿过夜色落在客船上的钟声。

你要写秋月，就不能只写秋月。